

莊
簡
集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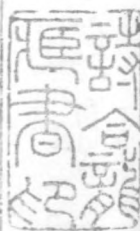
奏議

辭免吏部侍郎狀

宋

李光

撰



臣十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吏部侍郎令乘遞馬疾速前來者臣聞命震
恐罔知所為伏念臣稟生拙艱承學固陋幸遭旦暮之
遇得効馳驅比自宮祠更守近郡携孥到任曾未浃旬

敢謂誤恩有此除授退循譎薄彌切兢凌况天官劇曹
素號雄選吏姦而莫究其弊官冗而未知所澄非得剛
明之才曷振頹靡之習如臣庸懦豈敢冒居伏望聖慈
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臣已於當日交割職事與以
次官一面起發迺遷至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乞車駕親征劄子

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怵惕之心無難
之世有宴安鴟毒之累自昔有為之君或開創基業或
撥亂中興身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概舉以漢
高之英雄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城破復收兵散復
合彭城之敗至推墮二子而不顧窘亦甚矣卒能滅楚
以有天下者忍小耻以成大功也光武北徇燕薊困於
王郎蒙杞霜露面皆破裂惶惑不知所之然卒能破郎

以興漢祚者因危難以恢帝業也恭惟陛下以慈儉之德當艱阨之運維揚之變起于倉卒人心緣此而震恐將士因是而驕惰近年以來議論之臣各懷顧避上下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為己任者今翠華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隔惴惴然日為乘桴航海之計謂之萬全臣所未喻也以區區晉元草創建國於綦業既絕之際猶能立宗社修宮闕興學校農桑保有江湖劉琨祖逖與強敵拒戰於并冀交豫梁雍諸州未嘗陷沒也以石李龍之彊大兵叩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南攻隴右下三關皆御軍親行威震戎夷未聞專主避敵之謀如今日也况陛下英武命世以真主之勢而臨偽邦以中國之尊而抗戎夷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心委質被髮左衽終身為汙偽降夷之人哉今將非不武兵非不衆陛下儻整兵順動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袂

相屬也患在陛下無其志耳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三省
密院大臣分令將士守禦江津力為保境之謀徐決親
征之策庶幾經畧中原漸謀興復以副海內生靈顛顛
之望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臣頃守宣城準樞密院劄子建炎三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金人入寇多是因敵就糧深入內地致使吾民重
遭塗炭今逐州府守臣與當職官共議或守或避各得

自使臣仰見陛下憂憫元元開示寬大之意可謂至矣
臣竊謂守土之臣朝廷委以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止
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則人心攜貳亦無肯固守者矣
臣觀百姓安土重遷非謂其愚無知也亦其勢不得不
然蓋富者少而貧者多所資以生養者不過日求衣食
之奉居於山者則有樵採之利居於澤者則有網罟之
利都邑之民則盡智於交易田野之民則竭力於墾畝
皆相資以為生者今使轉而之它則是數者皆失其本

業將坐而資於官乎數萬之衆固不足以給之如此非獨老弱轉乎溝壑雖強且壯者固不免也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若使列郡各得擇地遷避大者不過全其帑藏小者不過保其妻帑而已此於百姓何所利哉臣之區區誠願陛下申勅諸郡修城池備器械積芻粟聚人民力為固守之計有望風逆降棄城者皆嚴立法禁責以必死大者保境小者守城敵人雖復長驅豈能遽窺行在如前日乎臣愚伏望陛下速降指揮追罷三年六月詔書慨然責以大義命將帥遣戍役力為保境之謀庶幾列郡聞風有所畏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戒約苛歛狀

臣契勘移蹕事務不免科擾臨安府及傍近諸郡如竹木等物蓋有不獲已者今來不住體訪得諸邑及嚴州等處更有轉運司科派下供應班直木炭藁薦萬數浩瀚初不曾被受朝廷指揮以此道路傳播頗屬騷擾深為未便緣臣使事止是統領本府其傍近諸郡難以會

問伏望聖慈作訪聞行下嚴賜約束庶幾少革苛斂之風仰副陛下仁儉之意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移蹕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觀朝廷已降詔旨移蹕臨安府士大夫皆倒笏相慶又聞御批令婺州所屯張俊兵亦移屯臨安府臣仰見陛下乾剛獨斷不為衆議所奪此誠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愚慮大抵舉事務欲萬全若不審思必有後悔臨安經屠戮焚掠之酷全碧之區化為瓦礫一旦移蹕復屯大兵則官司廬舍永易遽葺茅茨土階之陋陛下縱能安之其如當此寒沍若加以雨雪連綿數萬之衆不免散處市井侵奪民居勢難禁約臣愚伏望陛下遠詔三省密院大臣就卿監郎官中選差有精力幹才者一二人專往本府同徐康國及見任官多方措置務要不擾而辦候行宮軍壘稍成次第然後發遣諸軍翠華順動其婺州所屯將兵家屬乞且於衢婺寄留止發壯勇仍令本府量度人數先次搭蓋席屋方得

移屯庶幾盛寒之際后者按堵免遷避之勞行者如歸
無暴露之患不勝幸甚

乞裁減營繕行官狀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遣臣先至臨安府節制本
府人兵及縱領移蹕事務臣到本府踰旬與漕臣宗輝
徐康國及知臨安府席益以次僚屬協力幹辦稍見次
第臣契勘行宮殿宇元奉指揮合依徐康國所上圖策
以一百間為率士大夫傳誦皆仰服陛下深自貶損愛
惜民力之意臣今體訪不住承準內降御寶營造去處
非元圖所載竊慮兩漕臣及臨安應辦過當輦致木植
追呼夫匠無有已時前日所降敕榜戒約殆為虛文臣
今欲望陛下應合增修起造去處令臣預知或有過當
許臣執奏庶幾上體陛下恭儉之德下寬九邑凋瘵之
實天下幸甚謹錄奏伏候勅旨

乞免住罷行宮營繕狀

臣近準省劄奉聖旨今防秋戒期建康府修內可罷封

椿所降錢別聽指揮臣除已恭依即日住罷外竊緣臣所造正殿寢殿兩廊殿門等處各已畢工獨別殿壅舍雙門既已立木惟給瓦未了工役已多若便住罷竊慮暴露風雨枉壞材植他日之費必倍未審合與不合逐旋搭蓋結瓦更合取自聖裁况今農事將隙自有添差通判吳師直專領營繕與臣防秋職任自不相妨伏候勅旨

九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日下住罷其已立木并見在材植並如法遮蓋不得損壞

乞罷營繕添支狀

準尚書省劄子發運副使宋輝等劄子承降下添修擬截行宮所畫一除修內司兵近已奉十一月二十一日聖旨許每日支破食錢一百文外所有壕寨監修部役促物料點檢醫藥飯食監門等官每日往來監轄工作分頭部役委是勤勞即未有許支食錢指揮已奉聖旨自都壕寨官日支一貫至白身尅擇官日支三百文凡三十一員以月計之共支錢五百餘貫湏至奏聞者若臣契勘今來營造已見次第不出歲前可以畢工本

上項監修官已有本身請給又有券錢今又添支遲日食錢委是太優竊慮緣此妄作名目多方遷延未見了日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際軍營葺屋外其行宮百司並限紹興二年正月初五日已前結局更不添支食錢如此非獨大駕移蹕有期亦足少草妄濫之弊謹錄奏伏候勅旨

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外夷猖獗中原板蕩陛下駐蹕東南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饑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留寬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府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為煩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時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覲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糙米二斗五升倉場受納復增

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糜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求例諸縣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委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騷擾時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利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取進止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唐書李愬傳曰初吳秀林降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臣聞古之善用兵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為宣尉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為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為大將軍賊

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
 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
 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
 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
 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
 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
 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
 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
 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
 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

唐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法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曰義然則善為國者安可不務理財以足用
 度乎故周室之興厚生民之本則有齊威之霸
 富國強兵之術則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
 平劉晏之平準皆能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理財用

必有術矣至於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之道不過
培克生靈剝削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寵祿而已
豈真能為人主興利除害使上下給足乎今軍興之際
同宜講究利源以佐國用而自冬春及今朝廷用議者
之說巧為名目以斂民財戶帖鬻爵文引給換等法中
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邦本一搖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求通知財用之士別
議生財之術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如前世數人遺法尚
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
自古亂離社稷憂危未有甚於今日者皇天后土眷顧
陛下故十年之間強敵偽廷稍稍沮却東南年穀屢登
兵力漸振中原赤子矯首望幸庶幾復覩漢衣冠者恃
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畧
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
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
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

用之以仁義其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臣每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存省深慮此聲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搖也惟陛下察之

論招降盜賊劄子

臣聞之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蓋用此道故能混一區宇平定天下其本在乎得民心而已國家自靖康以來因金狄內寇百姓失業無所得食弱者轉徙乎溝壑強者結集為寇盜固非有讎主嫉上之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若撫循有道駕馭得術因其謳吟思歎之心廣開招懷撫納之路民皆吾民土皆吾土則陛下建立中興之功不啻若反掌之易今曹成張用李宏馬友劉忠孔彥舟之徒各擁衆數萬跨州連邑荆土騷然此之夷狄尚可以游說動也况祖宗德澤在人陛下寬仁

得衆倘能降咫尺之詔遣一介之使布宣王靈開示德
意又以實利及之彼不為我用尚何為乎臣觀自古創
業中興之君未有不藉此屬而能得天下者漢與楚大
戰彭城不利隋何說黥布發兵背楚卒滅項王關西號
光武為銅馬帝正以受降羣賊耳魏武得黃巾三十萬
衆遂定中原今朝廷兵力寡弱議者乃謂盜賊不可保
恃持必殺之說臣所未喻也自李成破敗北走劉豫羣
盜稍稍革心倘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黨類必
逋相歆艷以次歸降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因孟庾韓世
忠出使諭以此意勿以多殺為功而以招納為本仍乞
別選漕臣一二員下荆湖之粟專功應副糧食汰其老
弱以散處淮甸收其精勇以防守江津蔽遮金人興復
中土是謂一舉而兩得也

乞降空名官告狀

臣契勘今來防秋選差材武兵將分守江險及措置淮
西軍政事務所繫非輕比來不住有北來效順歸國及

授獻機密之人未有重賞誘慰其心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給降空名廸功郎承信郎等官告付臣尿管候節納
到效順及有奇功顯著之人量其功績書填給付訖具
名申知朝廷庶幾招懷撫納不煩干戈有以激勸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臣契勘東南地瀕江海水易洩而多旱歷代以來皆有
陂湖蓄水以備旱歲蓋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
則洩田中水多則放入海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

祥符慶厯間民始有盜陂湖為田者三司轉運使下書
切責州縣復田為湖當時條約甚嚴謹水之畜泄則有
閉縱之法禁民之侵耕則有賞罰之法近年以來所至
盡廢為田滯則水增益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
田亦旱矣民既已承佃無復脫期所收租稅悉充御前
而漕司暗虧常賦數至百萬而民之失業者不可勝計
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速賜指揮盡罷東南廢湖為田者
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不勝幸甚取進止

三月一日奉聖旨今逐路轉
運司常平司同共相度奏聞

論孫覲劄子

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
祖宗舊制應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
時有科率若更容縱賦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
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孰不相慶今
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
美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
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剥生靈無所忌憚况朝廷行法當
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覲在任賦汙不法遠
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已害不敢按發覲之
為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深至尊詈君父
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
典郡寄於覲恩德高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
初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五
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歷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

為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
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
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
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覲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
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
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
後將犒賞金銀錢物與都吏專治官等分受比至得替
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
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
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
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
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
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迫於威勢者賊
非入已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實天下
幸甚取進止

畫一申請狀

某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合行事件並依葉夢得已得指揮施行合有申請下項

一契勘近葉夢得申請沿江一帶分屯人馬約五萬
月支錢一千五萬貫米三萬七千五百石雖承建炎四
年九月二日朝旨許於本路取撥應千諸色上供經制
等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應副緣所降錢米經今一
年餘愈見闕少無可取撥欲望特賜指揮依例下戶部
印造臨安府權貨務見錢闕子四十五萬貫變轉軍糧
支用等

一契勘本司激賞銀絹近葉夢得申乞行給降銀絹各
五千疋兩雖承朝旨令本路漕司依數支給其本路除
合起上供外別無合取窠名若依例乞下戶部應副亦
系朝廷所管之數甚近緣差赴宣州分揀韓世清軍馬
有拘收到本軍絹六千七百五十匹見在宣州樁管續
承朝旨起赴行在并前知本州李學士計置到銀一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八千餘兩金一百五十六兩亦在軍資庫樁管伏乞就
行取撥專充激賞候支使絕別具申請支降上項畫一
伏乞詳酌速賜施行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器狀

契勘今來防秋自建康府沿江一帶險隘去處並合劄
立寨柵砲座備禦見已措置建康府東接鎮江府界南
接太平州地分相視到合立寨共二十四處合要寨屋
并安立砲座所用竹筴木植數目浩瀚建康府未經殘
破以前舊是諸縣團集土豪各自建置本府昨遭兵火
殘破至甚民力凋弊倉庫匱乏無所從出目下已自秋
深事不可緩欲望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支降見錢五萬
貫付本府起置其錢乞就便於見在本府權貨務內支
撥所貴便得使用伏候指揮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於偽地接境近
聞王彥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之意竊慮王

亨寇容謝通輩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
 入賊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
 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慈
 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今呂順浩已到行朝
 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敢誤事伏候敕旨

貼黃

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於兩淮防托則力
 省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傅崧卿難行則本司叅

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
 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
 使副之名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指揮八月八日奉
 聖旨令李某
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
 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別選文臣一員充淮
 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
 駐臣今再踏逐到知江州胡舜陟敬歷內外差遣頃知

廬州為一方軍民所愛兼其人忠義奮發諳曉軍政堪充任使伏望聖慈特與復元職名速降指揮施行

論火災狀

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章䟽論臨安府回祿之警一月之內火凡數作焚藝之家通及千餘乞府嚴昨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密院劄付沿江州軍並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奉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以水為儆予湯以大旱而罪已未聞盡歸之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熒惑徘徊牛斗之間久矣牛斗吳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之變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賊貪圉圉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於此皆足致災今議者曾不卹此方峻刑以治失火之家緣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幸者臣恐淫

刑濫罰橫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修省之意兼沿流
州軍譏察姦細自有約束今乃使之各察放火之家則
是硫黃發燭千里而隨身矢臣愚伏望聖慈止行下臨
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如有違犯重寘典憲
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御筆前降指
揮更不施行

乞委官節錄封事劄

臣恭聞陛下因城內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於

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
即位以來數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懇
懇發於至誠然翫歲閱月國勢日削鄰敵日強盜賊益
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水旱為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
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
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憤激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
封事之多未易省覽不免壅積是徒為文具而已臣伏
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

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
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文理
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籍其姓名隨才
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輳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
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其公
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擇所可取者節錄成冊每季或逐
月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謨庶有裨益以仰副陛
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二

宋 李光 撰

奏議

辭免知湖州狀

降受左奉議郎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湖州臣李其奏准
尚書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復寶文閣待制
知湖州不候受告不許辭免限指揮到日下起發前去
之任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庸愚久叨

任使黃緣獎拔浸至超踰罪釁橫生謗讟薦至銜冤喑
舌不敢自明伏自投閑以來已踰兩稔方夷偽憑陵陛下
親御戎衣之際而臣名在丹書屏伏田里既不能吐一
竒策仰禪廟筭又不獲身當矢石以備戎行無路請纓
徒深憂憤今敵既退遁朝廷清明固宜搜訪草萊延登
英傑如臣志氣凋落已試罔功華閣清資既難輕受名
邦輔郡豈敢冒居伏望聖慈俯察忱辭特收渙汗再除
臣宮觀一次以養衰殘庶息多言少安愚分伏候勅旨

乞薦舉武臣狀

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敕中書門下有依臣僚奏
請銓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
十九日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
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臣
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
者紛紛而文學之士峩冠博帶布列中外者固已足用
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

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
 今強敵憑陵中原板蕩此誠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
 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
 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
 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往往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盜
 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
 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
 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
 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
 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七月六日奉聖旨
 依奏令諸路監司

帥臣按試保明具職
 位姓名申樞密院

應詔薦舉武臣狀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某申準刑部符
 準紹興五年七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關臣僚
 上言節文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才少壯

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乞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
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
樞密院今依應上項指揮其間有已嘗按試曾經使喚
委有材武通曉兵機及能造作攻守之具之人具列職
位姓名如後保義郎李翼見在建康府兵馬監押今年
十月當滿忠翊郎方良見在平江府未有差遣承節郎
賀申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成忠郎翼慶見在江州未有
差遣成忠郎孫懋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保義郎韓益效
用已借補人朱弁闔肇二人並在湖州未有差遣已上並係
守宣城并建康府日已經按試使喚非徒武藝出倫兼忠
實可任成忠郎韓恭保義郎李文保義郎李興効用於青
盧堯弼已上並係知婺州在將領李進下使喚武藝人
材超絕倫輩未知所在伏乞照會施行

乞補外狀

臣孤蹇之蹤才無寸長伏蒙陛下起之罪廢之中徇翔

兩郡還寘近列方國家多事陛下宵衣旰食力圖中興之秋而臣久尸榮祿日負素餐之譏今荆襄兩淮列戍相望江湖之間各有重臣所以圖中原禦大寇者可謂有其人矣臣愚素蒙獎憐貪戀恩紀不敢便乞官祠以遂閑逸欲望聖慈除臣福建一小郡以自効庶幾拊循凋瘵消弭寇攘隨事補報仰寬陛下南顧之憂不勝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官觀狀

臣近以久冒適列坐食無功乞閩南一小郡自効伏蒙聖慈矜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從黽勉供職又復累月在臣愚分義當捐軀盡命以圖報稱而臣年齒衰晚福過災生自八夏以來冲冒暑毒素有痰眩之疾近輒增劇每一發作狀如中風士友共知不敢矯妄若不早自引退至於職事曠廢支離醜顏煩言既興何所逃罪伏望聖慈憫察孤蹤保全危跡除臣一官祠差遣使得訪尋醫藥休養衰殘非徒保其餘齡亦以全其晚節臣

無任哀祈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宮觀狀

臣以痼疾發作遂瀝危懇仰干天聽乞除在外宮祠以便醫藥伏蒙聖慈哀憫舊特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顧惟螻蟻之微終冀日月之照伏念臣愚蠢難移多仇寡與頃自流落放廢中蒙陛下特達知遇出入試用十稔於茲訖無涓塵仰裨海嶽貪冒寵祿浸踰分量可去之義自知甚明臣之愚陋豈敢妄論古人出處大節直緣福禍災生

入夏以來舊疾發作自度衰骸終恐難久若不早自引退稍遂閑逸則出入朝班必致顛仆辜負夙志愧辱朝廷伏望陛下施天地之德軫父母之慈待物以誠察其非妄退人以禮必務曲全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宮祠臣未即填溝壑異時犬馬之力尚堪策勵陛下復欲收用雖赴水蹈火豈敢辭難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知台州狀

臣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愚蠢無知久塵從列出

入內外累試罔功揣分自量合寘閑散敢謂聖恩寬大未即棄捐優禮臣鄰不忘管蒯知其老鈍尚使牧民豈臣殞首碎骨所能報稱緣臣初以衰疾力祈宮祠峻職便邦豈敢輕受况端殿祕嚴臣雖嘗冒處本非侍從可得伏望聖慈哀憫孤蹤保全危跡特回渙號庶免煩言所有職名并知台州指揮伏望特賜寢罷仍乞檢會臣前奏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守禦大計狀

臣以孤寒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於茲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綬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竒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

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况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覩關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敵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敵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珉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

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未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戰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黃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

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
洶湧難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
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
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特重而誇一時
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
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閒進退造膝之語所謂萬金之
策嘗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寇無所得去冬又無
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衆犯我
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強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勅
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
廣設方畧出兵遣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偽齊恃
金為強金人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
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
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乞宮觀狀

臣昨蒙收召復置近列實緣疾疚力祈宮祠伏蒙聖慈未忍置之閑散盡還舊職改莅名邦願茲恩榮悉出睿斷臣自去年中秋到任黽勉職守亦既累月本過防秋即伸前請茲者伏聞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問併至號呼冤憤海宇所同臣子之心所未忍言重念臣出仕逾三十年遭逢陛下特達之知馭歷中外十稔於茲頻年作郡不敢減裂智慮耗於應酬之勞精力竭於簿書之冗年齡遲暮齒髮頽衰方陛下枕戈嘗膽櫛風沐雨親搃戎律之時而臣衰疾遠守海邦不得効戎行一旅之用中夜起至如伏櫪之馬雖望風長鳴思自奮勵自度已不勝鞭策矣惟臣自去冬偶得腰疾艱於拜跪緣本郡祖宗神御所在節朔朝謁尤宜恭慎深恐一旦顛踣貽譏播紳况已過防秋別無規避欲望聖慈察識懇特降睿旨差臣宮祠一次庶幾尚霑薄祿保養衰殘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增選臺諫狀

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達明又不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經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惟務依阿操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

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令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况求踈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灾異以求直言雖極焚救溺未足踰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僅或有之悞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廷緩比至大廷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

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
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
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
事况臣今日蒙被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
後強鄰偽齊日以窺覲加以天變如此陛下莞然在疚
下詔丁寧旁求直諫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
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
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
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
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
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
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
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
堯舜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
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
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

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者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嘗曰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嘖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祿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綬寵祿既優無所裨益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輒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謹具狀奏伏候勅旨

再乞宮觀狀

臣近嘗罄瀝誠悃仰干天造以衰疾丐閑伏蒙睿慈特

降詔旨未賜矜允銜恩跼蹐不敢復有奏陳伏念臣到
郡踰年黽勉職守幸朝廷真安海道寧謐今歲雨暘應
期民間豐稔別無掣肘避事之嫌實緣臣素有痰眩之
疾入冬以來發作無時職事委有妨廢兼近承吏部關
報已除樓焘為代以親老家貧力請補外盛壯之年諳
曉民事必能仰副陛下牧養之意若使守待遠闕實非
人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除臣在外官祠差遣一次
以養衰殘庶幾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月椿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
指揮取撥應于上供封椿諸司並州縣等不以有無拘
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
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徃徃將移用等錢於
逐州主管司等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椿錢並許將諸色
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攬畝之民不至失

業取進止

小貼子

契勘諸路月椿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為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朝廷設諸路大帥內則欲其衛王室外則欲其禦大寇有推轂分關之專膺一道

兵民之寄責任既重事權非輕自非一時元老大臣不以妄授伏念臣才力不強智識淺暗徒緣遭遇躡寘近班雖中外之備更無事功之可紀海邦出守亦既逾年最績罔聞日虞罪釁臣已兩貢忱辭力祈閑退聖恩寬大未即矜從念方朝廷艱危陛下親御戎輅之時忠義之士孰不思自奮勵勉効涓埃如素受異恩安敢擇地實緣年齡遲暮齒髮頓衰兼素有風眩之疾發作無時故雖東甌樂易之鄉心知難強而當西道連率之職

力豈勝任深懼仰負陛下艱難謀帥之意臣若貪冒寵
祿不自引避則臣前者丐閑之章實為矯妄捨小圖大
人言謂何伏望聖慈憫臣誠懇檢會前奏除臣在外宮
祠差遣一次庶安愚分臣已將郡事交割與以次官迤
邐至婺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臣昨蒙恩除前件差遣雖駕怯難勝職任誠以迫於威
命不敢固辭重惟臣之孤迹久去闕廷伏自陛下遭罹

變故兼臣職守有合奏陳等事臣之區區不敢請覲者
非徒本司見闕正官不敢逗留而于進之嫌人言可畏
曾不得一望清光少申犬馬之戀俯偃受命俛默就塗
已於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職事訖本司合行事件
已有前後畫一臣已遵依施行外惟是財計一事臣頃
為江東安撫大使蒙朝廷差到漕臣陳敏識專一應副
又蒙交賜給賞銀絹數千匹兩今本司兵馬雖不多而
一路盜賊縱橫虔吉等處出沒猖獗實未殄滅及近據

虔州申凌聳等結集動以萬計本司遣發將兵收捕出入無時今前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却盡將本司所有金銀錢物繳獻其間官告敕牒錢等散在諸部實未出賣朝廷為見數目稍多既行下漕司盡將應在取撥前去江州樁管府庫為之一空臣到任之初實難措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漕司却行撥迭假臣歲月若用度實有餘臣亦豈敢妄實庶幾凋弊之後不至科歛以仰寬陛下憂顧之意註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劾武登狀

臣伏見武功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武登老謬不才貪猥無恥到官日全無職任乃與本司人吏保義郎檢點文字雷德成交通以親外甥成忠郎姓符人娶其女日夕往來宴飲其富德成元係白身因先來充常平司人吏驅磨出虔吉州失收義倉米合得賞錢其米即未見收到實數便妄冒於是舉司請領賞錢於紹興六年九月內將本司給降空名保義郎官告書填顯屬違法臣

已將雷德成先次勒罷外其武登難以存留在任伏望
聖慈將本官特降睿旨放罷以為貪汙之戒謹錄狀奏
聞伏候勅旨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三月二十三日劄子
樞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鄉民間有嘯聚作過去處
朝廷屢遣官兵討捕并累降指揮立限招撫放免以前罪
犯令安田業至人累年未見哀息理宜措置右奉聖旨

令本司專委近上謀議官一員前去逐州體訪盜賊起
之因與守臣同共講究討捕招撫之策合如何措置可
以久遠寧息仔細條具利害申帥司詳度申樞密院劄
本司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依應聖旨指揮差
權叅議官呂南夫徧詣虔吉諸郡與守臣條具利害其
說紛然難以盡說聖聽臣今擇其可採及臣耳目所見
聞者其致盜之因弭盜之策不過擇守令寬徭役而已
守令民之父母所與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則

刑政必清差科必平冤枉有所申訴姦賊有所畏戢朝廷之德音必達百姓之疾苦必聞如此雖驅之使為盜不從也今以江西一路言之疲癯老病者居其半謬儒者次之以循良稱者不過一二耳縣令亦然蓋有不可勝治者矣若陛下謹擇守臣責之宰相不問親故使得盡其公忠擇縣令付之銓曹無拘文法使權歸于長貳有以不職及贓賄聞者使各任其責而黜陟行焉如此守令庶乎得人守令得人而民不安業盜賊不息者未

之聞也本路自經金人蹂躪繼以李成曹成劉忠輩驅擄劫掠十室九空其被害比他路尤甚頻年以來荆襄屯駐大兵州縣有月椿之數不免科須百姓避稅役之重不敢復業以舟楫為生者或奪充綱運以網罟為業者則籍為水手差徭例及於貧民營田抑配於上戶民不為盜則將坐以待死耳此其致寇之大者不敢不實聞若其他瑣細措畫如選將材添武尉募土豪等亦皆可行臣則別具條陳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外臣狂瞽

之言冒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衰殘力祈補外往來江浙首尾二年既罔著於事功久合從於罷斥兼臣年齡遲暮疾疫交攻筋骸疲於將迎之勞智慮耗於簿書之冗念方防秋之際未敢丐閑豈謂陛下廓臨照之明開公正之路矜憐舊物收拾陳人不遺管蒯之微復寘鵷鴻之列况天官高選銓部劇曹豈臣蠢愚所敢冒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特賜除臣一宮祠差遣庶安愚分以息煩言臣已交割職事見起發至衢信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驟聞龍命驚懼交集伏念臣學術孤陋智識淺短汨沒州縣簿領之間消鑠風波危辱之地年齡衰晚志氣凋落比蒙召自遐方還寘近列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

效莫副陛下虛懷延佇之勤晝夜以思未知稱塞况今
朝廷艱難之際虜使在疆國論恟恟上欲慰陛下懷念
父母罔極之恩下欲不沮海內忠臣義士之氣則夫今
日處廟堂之上從容求濟顧不難哉豈臣愚蠢所能克
堪今舊德老成俊乂之士布列內外其間望實出臣之
右者甚衆捨而不求乃此虛授倘或冒處必致顛危伏
望聖慈憫憐孤踪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臣備數泛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閣靜思
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茲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
喘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
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
望聖慈惻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
日通行屬郡躬詣獄司取素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
情已俱而小節未完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
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掃洒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

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強官按視庶幾災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 以亢旱求罷

臣以非才誤膺擢任叨祿既久績效蔑然上之不能弼諧獻替以增主之明下之不能彌縫裨贊以救時之失是至天災流行亢陽為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罪實在臣雖陛下進退大臣固有禮貌臣若妨賢路不自引避出入朝列臣實無顏兼臣自入夏以來疾疹交作年逾六十去死無幾伏望聖慈察臣誠悃非出矯偽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以養衰殘臣自今月二十三日更不入都堂治事臣無任惶惧迫切之至

乞罷政劄子 與秦檜不合求罷

臣早來獲對便坐輒陳懇款乞解政事之任實緣臣材質駑下無所建明叨冒踰年已妨賢路兼臣年踰六十齒髮寢衰兩目昏花視物茫昧右膝緩弱步履艱難臣

非不欲黽勉職守圖報大恩而默自揣量實難冒處若日復一日讒間漸開負陛下責任之誠傷同列久要之好伏望聖慈憫憐孤迹曲賜保全除臣宮觀差遣使得退就畎畝保養衰殘以全晚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政第二劄子

臣昨者輒露懇誠乞罷機政伏蒙聖慈特遣中使押赴隨班奏事進退跼踏心神靡寧臣竊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必能振舉朝綱肅清中外生殺利害

賞慶刑威之權歸之人主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然後為稱其職也今臣猥以凡庸久竊重任拱手循默一無所為可謂失其職甚矣臣於此時若不自引去是知其不可而不止也重念臣頃遭陛下更歷中外十稔於是怨仇滿路孤蹤易搖患難風波何所不有獨蒙陛下保全以至今日擢參大政日享厚祿恩榮上及於父祖飽煖下逮於妻孥臣殞首碎骨何以論報若復黨蔽雷同不為陛下振舉職守陛下一旦覺悟則欺君罔上之罪

尚何所逃故臣欲及陛下未至獻同列未至傾擠乞
臣殘骸退伏田里伏望陛下哀憫孤蹤誠出迫切特許
臣解罷職任除臣宮祠差遣臣倘未死亡尚期圖報冒
瀆天威臣無任

乞罷政第三劄子

臣已兩上封章乞解政事伏蒙睿慈未賜矜允再遣中
使押赴都堂治事聞命以還震懼隕越懇誠所迫欲止
不能臣猥以非才誤膺擢用義當同心輔政協濟事功
庶幾仰副陛下責任之意今纔小有同異已不為同列
所容若復俛默就職但日享陛下厚俸而已則臣平生
所守一但掃地若陛下矜憐保全孤跡使之善退則是
陛下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捐軀所能圖報臣無任

乞罷政第四劄子

臣比以老疾請閑已三上封章早來復蒙宣押隨班起
居奏事再瀝血誠期於得請伏蒙聖慈察臣懇款特許
臣解罷機政至今未奉指揮伏念臣自陛下東巡即蒙

擢任更歷內外已踰十年筋力既疲思自放於田里年
衰多病豈復久於人間伏望聖慈哀憫孤蹤特降睿旨
除臣一宮祠差遣儻遂微志沒齒何言臣無任

乞罷政第五劄子

臣比上封章以老疾乞宮祠差遣伏蒙聖慈特賜詔旨
所請宜不允者載念臣愚陋無知自蒙陛下拔擢握
俾預大政雖龜兔職守粗知竭盡而日復一日績效蔑
聞况今艱難之際陛下慨然思欲興起治功以紹復祖
宗之業宜得英賢共濟遠業而臣學殖荒落智識淺暗
自知不能難以冒處已蒙矜憫許臣解罷機政伏望檢
會累奏速賜施行冒瀆威尊臣無任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上
章乞解機政除臣資政殿學士與郡者臣本以衰疾難
任機政非敢有欺於陛下實緣臣素有風疾自入冬以
來常覺昏眩醫者李安仁診臣脉一息六七至洪數異

常安仁語臣恐開春不作瘡瘍則是中風之證外間但見臣步履康強髭髮未至全白便謂臣引疾求去歸愈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安仁今為內醫官伏望陛下清閒之燕曲垂訪問知臣不妄兼臣元係端明殿學士今輔政踰年畧無績效所除職太優難以冒處恐致人言所有除職與郡指揮伏乞并賜罷寢檢會臣累奏除臣宮祠差遣使之從容田里尋訪醫藥若一二年間稍獲平復陛下緩急任使不敢辭難

臣無任

小貼子

臣所乞宮祠若蒙俞允仍乞特免謝辭臣祈閒之請已蒙陛下洞照今來若復除郡臣決不能往徒至紛紜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矜從

又

臣昨具辭免及乞特免謝辭至今未奉處分竊緣臣既已蒙恩解罷機政難以久留行闕今欲迺遷起發前去

紹興府聽候指揮伏望睿慈速賜施行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三

表

車駕親征進起居表

宋 李光 撰

俯頌一札親總六師將巡視於江淮遂廓清於河洛神靈拱護海寓駭奔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密運乾剛獨持夬決思雪父兄之恥是興貔虎之師舉必萬全衆猶一旅至躬忘於暴露期力濟於艱難發軔東吳猶扶桑之升

曉日來蘇中土若大早之望雲霓遠邇懷徠華夷震疊
臣欣聞盛舉遠隔清光身繫漢符莫展馳驅之効心存
魏闕徒勤警衛之誠臣無任

謝除徽猷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尋
具辭免奉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南國分符已竊
江鄉之守西清充職更參禁掖之聯自慚踈賤之蹤有
此遭逢之幸寵繇上出感自中深中謝竊惟內閣之深

嚴實寶先朝之謨訓凡預論思之列必求文學之良宜
得英材當茲妙簡如臣者起從寒若備歷險艱釋隴畝
鋤耰之勤守簡編鉛槧之業彰纓入仕但知移孝以為
忠捧檄當官已分忘家而徇國惟堅死節豈暇全身頃
力守於孤城乃橫當於臣寇外之虵蟄之援旁嬰豺虎
之羣集衆苦於一身脫餘生於九死豈期末路更踐清
塗既陞次對之班復玷藩宣之寄靡容遜避第切兢危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英謀獨斷得駕御羣材

之術有鞭笞四夷之心遂使衰遲有茲僥倖臣敢不益圖後效期稱深恩職列從官獻替敢拘於內外身為屏蔽糜捐誓矢於死生臣無任

謝知臨安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嶽猷待制知臨安軍府事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九月二十二日到任交割職事訖分符宛水曾無善最之稱易守武林疊冒蕃宣之寄思欲上寬於憂顧惟知自竭於糜捐祇拜恩

榮彌深惕厲中謝伏念臣受才剛拙涉世迂愚寡與多仇久處衆嫌之地孤立一意獨特自信之誠頃守孤城數遭巨寇賴朝廷之威令遣兵將以掃除一境再生全家免禍盡出乾坤之造曾何絲髮之勞方自媿於罔功乃併叨於異數進陪從列移守名邦惟吳會之要衝望鑿與於咫尺甲兵剗弊城邑荒墟當凋殘煨燼之餘繼鹵莽滅裂之後有民人社稷既常為退遁之謀無甲冑蓋藏何以稱拊綏之意倘非健吏曷整頽綱夫豈懦庸

可勝委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幹旋鴻化總攬乾綱舉
 法度而賞罰明判忠邪而真偽核遂使至愚之品每膺
 過分之榮臣敢不肅整營屯撫循流寓使屏翰之防稍
 備庶警蹕之衛加嚴少期歲月之淹獲展涓埃之效臣
 無任

除官祠謝表

紹興元年正月八日被旨移守豫
 章以疾乞官祠蒙恩差提舉臨安

府洞
 霄官

抱疾呼天敢避再三之瀆施仁及物迄蒙寬大之恩釋

藩方捍禦之勞遂祠館便安之適退循僥倖深切凌兢
 中謝伏念臣涉世迂愚稟生艱苦勇忘量力智昧周身
 蚤日涖官粗勵羔羊之節頻年出守橫當豺虎之羣積
 是驚憂幾成委頓念平時狗難雖肝腦之可捐今茲祈
 閑實筋骸之難強力陳愚悃仰叩至慈幸洪造之矜從
 撫危衷而感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日月照
 臨於人何所不容無物不得其所遂令衰憊稍獲安全
 小智易殫况有負薪之疾大恩莫報徒存結草之忠臣

無任

除吏部尚書謝表

職列貳卿方懼黜幽之典位列八座亟蒙圖舊之恩趣
就列以惟恭媿循墻而莫避寵由上錫感自中深中謝
伏念臣賦性迂愚受才踈拙孤立一意獨持自信之誠
寡偶少徒久處衆嫌之地雖殫千慮無補萬分僅遵唱
注之規蔑著品題之目乏山濤之識量詎能激濁以揚
清匪毛玠之公方何以正身而勵俗仰荷非常之遇終

懷不稱之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
能知人有堯之哲不求備得湯之寬知臣有忠於所事
之誠察臣無善自為謀之計老更世故粗飭官箴未忍
棄捐俾膺獎擢臣敢不益思砥礪謹守綱條方聖君嘗
膽之時敢懷持祿惟臣子致身之義期在捐軀臣無任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仍賜對衣金帶鞍
馬者圖書秘殿既假借於隆名車服徽章復叨塵於異

數抗辭莫避撫已難勝中謝伏念臣患難餘生離奇朽質華門圭竇敢希清切之游布褐柴車豈有輕肥之念敢謂神聖之眷不忘孤遠之蹤賚與所加官師知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智先成務之幾仁得親賢之急過形褒詔深察厚誣既隸職於禁庭復宣威於巨屏舉茲寵渥併及罔功臣敢不仰體眷私益思策厲攷惟德其物之儀彌謹臨深尊循名責實之方少圖報稱臣無任

謝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尋其辭免伏蒙降詔不久臣已於閏月十一日到江南東路界首交割安撫使牌印二十一日到建康府交割本府職事訖總華省之三銓久慙尸素抗戎旃于兩路更冒寵榮撫已無堪循渥有愧中謝伏念臣稟生窮苦涉世闊疎剝聞前哲之緒言粗識人臣之大節備

論思之職茂聞獻替之能操啟擬之權罔著公方之譽
叢謗讒而銷骨積憂患以薰心雖上無投杼之疑而臣
有履冰之懼忱辭屢貢敦諭益勤拜君命于大庭欽承
德意窺王言於詔綽祗服恩私用勉策其疲駕庶仰分
於憂願任隆力小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
無私海涵莫測務廣招賢之路協成恢復之功謂臣樸
忠稍知於勤瘁察臣孤立曲被於使令兼撫江淮之封
盡付兵民之寄金陵會府江左奧區承頻年兵火之餘
適千里流亡之後招携懷遠撫循必以寬恩折衝銷萌
經畫乃其餘事臣敢不仰尊睿訓益懋遠圖說禮敦詩
蓋嘗聞於卻縠附衆威敵當勉效於穰苴庶殫犬馬之
勞少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復兩官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準都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以臣前
任江東安撫大使日不合擅支上供內藏庫物帛充諸
軍衣賜特降兩官伏蒙聖恩復臣左朝奉郎依前寶文

閣待制差遣封賜如故臣已即時望行闕祇受訖者投
閑三載深思既往之愆復秩二階仰荷非常之澤恩隆
莫報涕極無從中謝伏念臣奮迹孤鄉起家白屋志存
忠孝每先憂國而愛君力赴事功豈暇保身而防患當
緣遭遇浸至超踰聯八座之清班膺十城之重寄徒竊
無功之祿遂為獲戾之臣賴聖主之達聰無幽不燭故
愚臣之小過不辨自明方釐事之告成荷寵光之均被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善政盛德蕙容既大賚於四
方遂蕩宥於多辟致此孤危之迹例叨甄叙之恩臣敢
不食蘗誓心飲冰承命奉公守法敢違三尺之文戢吏
愛民仰體一人之意勉策駑駘之力少酬天地之恩臣
無任

除顯謨閣直學士謝表

錫寵芝函猥竊幹方之任陞華延閣叨陪扈從之聯雖
瀝懇以固辭終冒恩而虛受中謝伏念才疎寡與學淺
無聞周旋節義之大閑唯知許國佩服詩書之明訓資

以事君出際休明浸膺膺仕自獲塵於器使嘗脩歷於
險夷外執銓衡罔著公方之譽入陪經幄茂聞猷替之
規頃叨秘殿之崇資俾冒名都之重寄懷印未幾謗書
已聞悵孤根之易搖如拉朽爾嗟譖言之已甚更下石
焉賴聖度之灼知排羣言而復用起從田野付以麾符
僅閱兩時稍還舊列特下十行之札使兼三組之榮曾
是罔功實為非據眷私若此圖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臣久侍於從橐弗忍遐遺
知臣粗謹於吏方特加獎用臣敢不益堅素履勉繼前
修雨露之澤自天何酬造化葵藿之心向日本自精誠
臣無任

謝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臣已具辭免職名外先於七月十四日到任交
割職事訖者分符霽水曾無善最之可書易地吳門復
玷蕃宣之重寄瞻宸居而甚通紆郡紱以知榮中謝伏

念臣守道不通師心自信誤蒙簡記浸冒使令謂忠義
可以立身而專於事上謂廉勤可以為吏而果於奉公
叢衆毀之所歸堅一心而獨往久困江湖之流落頻更
牧守之往來粵自小邦遽移名郡雖禽魚之本性樂此
自安顧犬馬之微誠終於戀主使筋骸而可強豈繁劇
之敢辭况此全吳今為會府頃嘗將宦備悉土風洊罹
兵火之餘無復豪強之習朱轡入境覺豺虎之俱空竹
馬相迎悵兒童之非昔夫何羈蹇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乾行健御羣材而並用無一物
之或遺憐臣志在當官樂於循理察臣老不生事或可
庇民遂使賤微數叨獎用臣敢不勉圖報効益勵操修
職在近嚴敢怠嘉謨之告身為屏蔽力求控禦之方臣
無任

孟博賜進士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五日皇帝御殿放榜臣男孟博蒙恩
賜進士及第者聖君圖治方搜四海之英材童子何知

猥被九天之渥澤恩覃魏闕慶集蓬門中謝竊以下詔
求賢本以待寒畯之士臨軒發策實欲聞讜直之言教
化以是為本原國家由之而治亂况及當今之急務豈
容泥古之常談自非夙負實學之稱曷以仰副虛懷之
問臣男孟博才非茂異識愧淹該束帶效官未歷簿書
之任趨庭稟訓粗知詩禮之傳僅踰既冠之年偶齒命
鄉之薦充庭上對方懷譴累之憂趨陞唱名遽有超升
之異既塵乙覽遂寘甲科遜避靡遑兢凌失措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乾坤至大雨露無私念其犬馬之微勞獲
紹箕裘之素業遭時不世被寵非常臣敢不策勵初心
激昂晚節仰服詩書之明訓益循忠義之大閑勉移孝
以事君庶忘家而循國守經傳後愧非韋氏之賢能事
教忠圖效晉臣之志臣無任
辭免除叅知政事表

臣某言準尚書劄子奉聖旨除臣叅知政事尋具辭免
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不允者需章瀝懇冀安分義之私

詔旨屢頒仍示延登之寵愚哀既竭淵聽未回重于咫尺之威敢避再三之瀆中謝伏念臣以凡庸之品遭特達之知雖久冒於使令無可稱之績效周旋八郡荏苒十年帥閫總戎已叨重寄天官率屬復拜異恩閱歲月之浸深乏消塵之可補願茲忝切方懼譴呵不圖驟玷于聖知更使叅陪於政路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噐豈以假人敢自愛於捐軀實深虞於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思用人之賢否實為國之重輕特寢誤恩追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酬天地之恩臣無任

除叅知政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左中大夫叅知政事封賜如故尋具辭免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天聽甚高雖牢辭而莫獲令行弗反趣就列以惟恭祇服寵靈不勝感懼中謝伏念臣性資愚蠢問學空踈立朝惟信於朴忠涉世幾成於強聒更州縣簿書之職徧臺省清切之司譽不足償謗讀之言功豈能掩

罪累之迹方俟瘳官之譴敢期共政之圖幸出非常分
誠匪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參化育明極照臨人無
同異而并包材有短長而并用察臣粗知於體國念臣
素拙於謀身忘其九庸超致嚴近臣敢不義之與比知
無不為感千載之遭逢戒一時之僥倖居其位食其祿
固當盡大臣事君之誼視所以觀所由庶無負明主知
人之鑒臣無任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
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真嶠
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
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
寒苦立身間關出仕躬受神聖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
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噐小疾顛
函投閑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負譽以招尤顧九死以猶

甘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沒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
難追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
清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
近七旬久拘囚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
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
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槁之再生
永依樵牧之羣以畢桑榆之境臣無任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覓失據危
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戇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
有意於功名抱槩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齡衰晚志氣
凋零久雜處於黎蠻唯歸依於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已
非敢效鄭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
游怨咎橫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
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神聖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

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
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煩使年同絳
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蓋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
沒齒何言臣無任

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為終老之期亟徙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
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顛蒙天資狷淺孤
忠自許獨立無朋邇列冒居本求協濟榻前論事豈敢
雷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竒中卒

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為羣二子
喪亡全家隔絕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
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塗之有期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寶聰明不作而百度
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管蒯之微均被雨露
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
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

有銜環結草之報臣無任

狀

申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州狀

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為控扼
昨來李彥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
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
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
一軍已蒙朝廷差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

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
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
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係樞密院水軍
并李貴小張俊係要於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喚外
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今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托
江岸檢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備奉聖旨逐路見今應
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係聽都督府
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

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
契勘池州最係緊切控扼之地諸處潰兵不時侵犯本
處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僕
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別
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來王進已到本府
與某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駐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
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
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

小貼子

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其劉紹先王進却令赴都
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為守臣恐勢
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文臣
為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為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便
伏乞照會

啟

上館職啟

伏審給札禁林校文天祿來副朝廷之妙選是為儒者
之至榮蓋圖籍祕藏上帝名之冊府而賢能萃聚前古
謂之道山豈徒搜羅文章翰墨之流實欲涵養輔弼公
卿之器真材獲用公論攸歸伏惟某官文採國華識超
物表著左思之三賦少作己工讀黃香之異書晚觀益
博果膺睿獎入踐要塗允為鴻漸之階佇見鵬搏之運
某方縻簿領猥辱緘題斷木在溝知朽株之難斷明珠
照夜覺葦屋之生輝佩服之私敷宣罔既

答婺州交代傅龍圖啟

崧鄉

期年報政方興襦袴之謠一節趨朝亟奉絲綸之寵願
慙朽質獲踵後塵恭惟某官識洞幾先學窮象表早年
馳譽即有志於事功壯歲立朝益奮身於忠義一昨提
兵靖寇承詔禦戎免胄以入賊營開門而納降將士民
蒙賴異翁子之還吳父老歸心陋相如之喻蜀笑談定
亂指顧功成比自鄉邦擢臨近輔欲壯藩維之勢暫煩
經濟之謀唯聖主之深知方須獻替雖斯民之切戀寧

許挽留佇聞麻制之行即秉鈞樞之任

知建康府謝宰相啟

入陪從列謬參八座之聯出領藩條連委十城之寄顧
慙踈拙積冒寵榮竊以江左名區金陵會府兼河山表
裏之勢號股肱藩輔之雄虎踞龍蟠徒仰帝王之宅獸
蹄鳥跡既為蛇豕之區羣偷屯結而未聞蕩定之方百
姓流離而曾乏招懷之策非得邁倫之士曷收經世之
勲如某者質本駑駘學惟糟粕奮身一介受任三朝第
知直道以事君所愧矯情而鎮物魚緣遭遇寢冒使令
此蓋伏遇僕射相公功業冠乎古今忠信行乎蠻貊既
隆寬而博愛亦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
鹽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是迂愚有茲僥倖某敢不
仰尊廟算俯究民情外圖疆場之事幾內訪閭閻之疾
苦上酬洪造次答已知

與越守綦內翰啟

崇禮

伏審顯奉宸恩榮開帥閫玉堂金馬輟從內相之聯皂

蓋朱轡聊假大邦之重恭惟知府內翰寶文身兼數器
學洞九流道德安強折衝千里之外文章爾雅追還西
漢之餘欲分東道之憂暫出北扉之直弼諧之任雖舉
朝野以共期康濟之懷顧于內外而奚擇第方切淵衷
之眷或不容煖席之淹行有峻除送登揆路某頃塵從
列獲廁英游姓名尚隸於刑書竿牘敢通於記室茲緣
天幸適此里居因得自陳懇款之誠庶幾少見依歸之素

回葛待制啟

投閑三載分老於田間假守一麾遽分於符竹方蒞簡
書之始未遑竿牘之修敢謂搗謙過形褒借撫存甚厚
銘佩可量恭惟宮使待制學際道真才推王佐以儒術
緣飾吏事早著能聲以文章粉飾皇猷夙推雅望屬此
艱難之運方深俊傑之求閒館珍臺久徜徉於物表黃
扉紫闥行密勿於政途某猥以庸虛謬當委寄流風未
遠有善政之可師積弊難除豈惡聲之能掩庶加策勵
仰副獎知

回漕使張郎中啟

三年去國徒勤仰斗之誠千里分符未遂趨風之便箋
題猥及銘佩可量某官敏識造微通才周物任兼中外
允資經濟之謀職總輸將兼舉澄清之志蓋將整齊將
士之紀律豈特周知金穀之盈虛方著休聲佇膺顯擢
某屏居陋巷起奠大邦雅素不忘先累繭重滕之問褒
詞過厚發殘菱枯枿之榮

回湖州交代陳侍郎啟

三歲投閑分老江湖之上一麾假手職還侍從之班顧
惟踈拙之蹤猥繼仁賢之躅退循忝冒尤劇兢慚伏惟
某官學貫百家身兼數器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風道
德淵源根極中庸之學早踐揚於華貫浸騰蹕於英躔
當聖哲馳騫之時實雋乂功名之會輟自承宣之地暫
司封駁之聯金馬玉堂即還舊物黃扉紫闥遂聽新除
某猥以庸虛獲自先後長牋加厚有踰褒袞之榮短技
易窮終負續貂之愧

回常州鄭右司啟

屏跡窮閭稍逃謗議分符便郡獲借餘光未遑竿牘之
脩遽辱音塵之及故情弗替朽質增華伏惟知府右司
器業宏深性資夷粹清名雅望衆推獻替之材紫閣中
臺嘗贊彌綸之務念斯人方急於惠養故名流暫假於
蕃宣行被峻除即還要路其衰頹已甚智術無堪但思
平易以近民或跂循良而比迹

知平江府謝宰執啟

雲水分符方安踈拙吳門易守遽被陞遷釋湖山清曠
之邦當舟車奏集之會雖恩榮之過分顧譴薄以難勝
伏念某智不足以趨時用非長於涉世徒緣遭遇浸冒
使令每懷報主之心敢作容身之計群賢橫議衆毀交
攻一去修門再歷歲時之久三行郡紱不離江浙之間
訖無善狀之可稱第慙救過之不暇敢冀曲加獎與力
借吹噓寵驟至以若驚命已行而莫避諸惟僥冒實有
黃緣茲蓋伏遇僕射都督相公盛德格天元勲蓋世內

隆寬而博愛外公聽而並觀舟楫濟川坐弭風波之險
益梅調鼎曲成品物之和致此孤蹤屢叨殊獎某敢不
虔修職業勉策疲駑儻蒲柳之餘年未填溝壑庶涓塵
之薄效粗報生成

回張虔州柔直啟

海國承流方上投閑之請江鄉命帥乃叨分闔之榮知
餘論之見私撫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議論風生智略
輻奏竭誠心而為國秉直道以事君息盜安民已傳渤
海之政運籌決勝方施圮上之書行令流殍之餘盡復
耕桑之舊顧如衰朽實賴庇存悵郡綏之見縻望鈴齋
而徒切

知温州謝丞相啟

三載投閑自放江湖之上
一麾假守遽膺符竹之榮
祇服恩私徒增感愧
伏念某趣操不足以合乎流俗
學問不足以望乎古人
徒以一介無能之身
遭逢千載欲治之主
頻更事任屢致顛
濟補劓息黥久冥心於禍福
彈

冠結綬敢妄意於功名不圖於憐猥見推擇驟明之於
叔向或假片言越石之遇晏嬰蓋緣一見夫何疎賤初
未恭承輒肩古人驟辱知己幸流言之昭洗知公道之
顯行既還侍從之聯復玷承宣之寄過都請覲獲瞻天
子之光叩閤承顏始識汾陽之面謂拔茅而引類在推
轂以薦賢遂令憊愚有此僥倖此蓋伏遇僕射都督相
公以虛心而收天下之助以直道而答明主之知斤斧
衆才如良工之無所棄妍媸庶物若定鑿之不可欺者
此微生獲歸釣播某敢不勤求民瘼思報國恩詔令是
遵首務農桑之勸教條不擾庶期獄市之虛

回餘姚知縣啟

伏審夙擁華軒將臨治境奉九重之綸綍分百里之江
山視事云初依仁竊幸恭惟某官行實著於閭里風采
聳於搢紳戢吏愛民固已兆四時之和氣樂善忘勢又
將障一世之頽波賜以長牋假之餘論詞源甚博獲窺
雅健之文褒借遇優用作衰羸之寵

回宮使婁察院賀正旦啟

寅統發春孟陬紀朔順協履端之吉宜膺出滯之祥恭
惟某官經德不回誠身有道浮沈里巷有渾俗之直涵
詠詩書懷自得之學敢論大事不卑小官天道好還佇
奉惟新之命帝心簡在行聞求舊之除

回邑宰賀正旦啟

一氣回春太簇贊陽而出滯三陽交泰君子體仁以長
人惟與時以偕行斯考祥而視履伏惟某官誠身有道
經德不回莅事惟能信忠嘉之有相履端於始宜福祿
之鼎來某方久隔於鄉閭阻前趨於賓謁永言傾頌第
極鄙悰

答陸氏求婚啟

人倫之重禮尤謹於婚姻家道之成義莫先於夫婦恭
惟令嗣第四承務江南望族業詩禮以傳家而某第三
女子林下素風愧功容之無取辱叙鄉閭之舊時勤媒
妁之言篚幣載臨葭莩有託幼能遵教已聞孟母之賢

長必大成庶遂甘公之志

答潘舍人求婚啟

三十年之莫逆豈云勢利之交四千里為流人敢有婚
姻之請顧衰宗之藐爾仰風義之凜然伏承令姪承務
詩禮傳家雅服過庭之譽而某第五女子功容無取粗
安姆訓之嚴豈謂未替故情曲敦夙契通家已久尚煩
媒妁之言投分益深永有子孫之託

謝孔侔啟

竄身二紀已甘終老之期恩詔四傳遂有生還之望伏
惟某官俯憐老朽曲軫窮塗賜以好音錫之品物坐賓
常滿不空文舉之遵壘家學有傳肯隆伯魚之詩禮退
量薄曷副褒揚感愧之私敷宣莫既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四

宋 李光 撰

書

與楊龜山書

某惶恐頓首上啟冬候凝凜伏惟晏居多暇台候起居
萬福某還里擾擾度日旦夕南去逾遠誨語伏望為國
倍萬保輔前膺褒擢奉狀不宣

又

某皇恐頓首上啟宮使待制老丈台座某再拜某八月
半離水門一路幸無留滯偶到錢塘阻風潮到越已十
月矣治行間以曹氏來迫女子親期既不可挈行又難
委之而去不免且草草發遣已定此月二十日成禮三
五日大歸不肖取二十八日登塗雖隆冬南去料須稍
暖似浙間三男子皆令就學委之兄嫂此行正如行纏
衲子平生故人多在南方老丈果遂省墳亦有瞻見之
幸喜可知也

又

某再拜老丈還里生計料只如昔毗陵供湏能如昔否
某亦若貧近又有女子之役幸其壻知義不相望亦不
曾舉責謾知之李樞必見之其昆季誰同行南便一一
示報

又

某皇恐再拜某不孝罪逆幼失父母稍省事即遊走四
方今幸通籍朝端而墓隧之銘未立人子之心誠不自

安中前已累託二令嗣以孫大臨所撰行狀拜呈欲干
老丈一言以信於後世想今少間願幸寘念來使迫行
復以姻事逼迫未盡所懷伏冀矜察

與翟公異書

某咨目頓首再拜知府安撫內翰台座即日伏惟台侯
萬福某自越赴召至杭八月一夜值軍變逃避民居凡
五日稍與人接乃聞衆軍獨不剽薛昂家意欲請昂領
府事以求招安昂畏避不出賊勢日熾至硬刺平民擄
劫婦女衣冠之族尤被其辱某兩貽書昂乞援福州金
陸例權領府事昂第皆賊兵環守不能達至十九日昂
猶遲疑又得寄居官列狀同請方肯就職已而憲漕兩
司遣承議郎趙子璘入招安賊須黃榜乃受命又得左
右提兵叩城親與士卒同甘苦賊既素聞左右恩威始
大恟懼直至月末始受高士曠補官文字昂謀遣某與
方祕監等四員押第四頭項陳青詣秀請士曠入城撫
九月三日見士曠於秀士曠雖善過青而遲疑不進某

嘗以大義責之且言左右涉大江入不測而閣下號節制乃遠在數百里外適得黃榜赦令到士曠乃行未至杭三十里間羣賊遣迎狀相屬城門已開某等先士曠之閣里人情已帖然賊衆皆免曹解甲賊首陳通其三沈安其六葉軒以素隊郊迎士曠於新橋士曠不約束從者稍捽辱之以刀拍其背搜解其刀環仍奪其繫巾金環羣賊忿怒疑陳青賣已盡掠其家貲殺其妻而囚之新憲周格至猶望其徑入初八初九連遣父老僧道

往城外妓樂城內俟其入已而聞格暴戾怒罵其弟杞羣賊大憤城內人情惴恐賊首來昂第凶悖殊甚使羣刀手擁某及趙子璘及齋黃榜使臣於庭下欲殺久之乃免但使某與子璘及方元若皆處薛昂第晝夜賊兵七十餘人白旗子十七人防守延邏仍釘其後門事勢危甚十日大耀兵十一日賊出兵劫鮑貽遜為鎗仗手所敗幾擒其二楊貴者殺傷甚衆是日聞外兵攻湧金門賊衆併力往救使人叫呼百姓詐言外兵屠城劫使

挈水救火續傳火息兵退又傳湖上小舟載兵不可勝數倉皇盡召諸賊往救至未時又傳兵退然賊衆大懼連旦奔救叫呼延驚不敢息而其徒紛紛出怨言百姓強刺者亦望官軍破城立降旗下某等不勝欣躍急謂翌日外兵必大集連日繼攻則賊破必矣已而寂然無聞十四早聞賊出餘杭門欲劫兩憲某等意謂兩憲既不肯入城且已交鋒必引中軍據要害且檄鮑所統鎗仗手為聲援而士曠皆不然至午間忽傳擒士曠殺格城中士大夫驚駭之極其日賊衆充焰尤熾闔城生靈不保性命至十七日聞羣賊出臨平昏夜不回次日乃知臨平大掠罷飲於酒坊炊未及熟聞鮑兵在長河欲來討擊遽引歸是日微雨道滑自相驚恐棄甲而遁三鼓乃入城次日大恐却有就招安之意適會秀守趙叔近遣使臣以檄書來招遂欣然從之數以文書往來至十月二十日昂復召某等往秀請叔近速入撫定四日至秀五日叔近行事必可濟某等不復往矣自去月初

士矐懦怯格暴戾無術遂致平民二萬人為賊所刺南
廳十九萬緡為賊所費妄散倉米十數萬石拆燒民居
數千間塗炭一月不可形狀招安遂成於叔近所以就
招安者初畏越兵終畏鮑卒十七日追襲之威也竊惟
執事以名臣守都控制東南威名遠著二浙倚為長城
羣賊情狀所宜盡知是用粗述已事布於左右某崎嶇
避難凡六十人僅存單子一身自告勅料厯等皆未知
所在方避難時相為命者獨左右所遣虞候孫昌一名
耳至今相隨其他皆為所虜亦已甘心矣冬候頓寒伏
惟保重不宣

宣城與屬縣官書

本州近緣賊方賊馬已破寧國人情怕怕日夜望公提
兵來同守禦久之不至何耶今再遣節級去若諸頭項
今不體察亦當重有行遣不得已也胡宗符亦能捐軀
深可憫惜其子不來何耶鮑琢子先與被授發回庶慰
往者之急聞其家貧前日稍輟已俸不知衆官有應和

者否不欲強率之也此間止是牢立寨柵併力守禦更不出戰二公可那一人星夜部領前來近報車駕旦夕欲來此幸甚幸甚餘非面莫究不宣

又

某頓首彥恢教授權縣達之權縣今日石大博來議車駕移蹕宣城來早復行但威方人馬迫境失旌德保甲之助殊覺廢力累往起發事勢乃如此可笑也昨日御營司已有勅榜使臣親往馬寨必不敢猖獗若能便喻

首先星夜發一半前來則不肖恩臨許久亦足以少償其心也但城中士卒雖寡人人用命氣亦粗勝更得二公部轄外應如解倒垂也早來道任行令面說其詳是時賊方叩城其勢可畏今日自早及暮數處攻城其實不過千四五百人餘皆婦人巾裹持鎗仗技止此耳賊勢累挫射死中砲不及以門扇棺木來攻城皆用大礮一放輒殺數人此乃天神所祐早便燒斷橋并木塙等處夜來城外一火而盡今日更燒天寧此賊無糧并人

衆無著身處此時若得公糾率精勇三四千人晝夜掩至彼必謂從天而下况大駕欲移蹕得全一城其功甚大此非不肖虛語也馬吉已授君命書來甚順同此封呈切切勿疑亦欲作咨目于馬來援正恐與鮑相妨千萬以君父為念州府為卹速與同來真解倒垂也達之意不殊此今日道任自行在來議移蹕事旦夕必有大兵來可喜可喜馬賊亦不侵犯公能星夜前來應目下倒垂之急如何如何

與程伯禹書

某踈賤偶當郡寄適四郊多壘之時流亡嘯聚無處無之到任即值防秋修城壁治軍旅皆非平時所學者然今已兩時粗有次序若內地少寇可保無虞所患者敵人耳今大駕遷幸平江州公擁兵駐建業此固未為甚失但未聞諸公經營兩淮防遏大寇山郡雖有區區入衛之意莫有繼者此間料揀保甲得精勇堪披帶可及萬人呂公祖相應副得空名三十道且盡智竭力保護

之中春乃力求去依舊宮祠徜徉山水豈非素志耶末
由一見握手道舊臨紙慨然餘冀自愛不宣

又

某頓首伯寓司業賢友某再啓中春丐閑及八月中秋
蒙恩出守方幸承際即日就道庶幾一見故人銜觴道
舊夫何旬時既改東陽旋有六官之除凡兩月間奔走
千里十月盡方抵行在擾擾不可言旦夕復移蹕臨安
孤拙無補深愧游舊何以教之近下詔賢賢羣公交薦

長者想不能久外臺也更望爲蒼生一起幸甚子駿子
賤時時相從促膝把盞未嘗不奉思也公他時不免一
來種種望見諭若來武林則不肖亦單騎可同寓也樓
仲暉近亦至但日來傳寇頗熾恐不若上游依大駕爲
少安也葉李二大帥物論恐不足信如何子駿獨留親
覲不允其意似可見念非老友孰能贊一請乎伯紀亦
常得書天下果無事使此英傑老死可也若聖主真欲
經畧中原使海內有忌才蔽賢之嘆亦可惜子賤雖不

遠一夏懶惰不通書旦夕遣人也

又

某二十一日得省劄不許再辭固難久稽朝命又迫於諸友鑄諭豈敢不行但職任終恐難勝然已分一死久矣本且單騎之官適此間又以徐文故連日不靜至殺人於通衢雖是夤緣假託其實緣烏合之衆遂不可蹤跡韓世清揀退者又盡帶行某已決意與骨肉偕行建康事勢其大者不過兵與食耳若未到任便劄脚與朝廷理會錢糧則是建康又產一光世也以此且欲徑赴任死生福禍與一門同之小舟暫駐北關稅務前公能與子駿畧至相見庶幾展盡餘非紙墨可既

又

某行役已次於潛儒生以單身統衆日夕危恐得兵卒一路不擾流言不至朝廷幸已大矣前途未知能勝責任否乎胡正字傳示戒勅之語公之愛我厚矣此行亦無與晤語者胡亦止留於潛若帶行非獨累他亦累我

也程致道遽出亦可怪言者似非宣諫文字因風望示諭制誥遂虛席可乎子賤必膺妙選仲暉必有成命須保護勿使小人讒間其間某本二十八日行適家人今早到連日又徐文軍變蓋世清兵欲殺文以叛幸而覺早遂擒五十餘人斬訖踰城散走者數百輩蓋當時就糧之謀深可笑大藩積二三萬斛便恐陳腐何耶不肖定初二日行蓋老幼無託又人情恟恟若往建康便作過冬計不若便以自隨耳呂公淮甸之行氣象方盛蓋沿江三帥保守家計渡淮入洛經營中原此兩段商量庶幾萬全若不守江專欲深入非萬全之計此不肖區區所見始終守此不可移奪也道任得先與指揮乃佳蓋坐守差遣於進退非是爾如何

又

某連日以都督來一番擾不可言趙不忙前鋒殘三縣僅得六十餘此數百人者皆入賊投僞夜來報崔增作前鋒先來建康矣呂公疾勢已少損但食飲久不進非

老人所便此責任匪輕所將止萬人以巨師古爲心腹
虛聲既不足以威敵實備又無以禦寇傅子駿諸人書
來悉有願削職投閑之語此間依督府如泰山事乃可
憂如此劉光世亦偃蹇恐自此益難駕御耳不肖在此
備員實愧初心諸郡悉應辦呂相不暇兩漕司自到此
並不見面今皆徑趨督府屯兵萬衆嗷嗷待哺誠無以
爲計旦夕亦哀祈於朝乞一閑慢處以自效耳淮西獨
王抓角者往來亳壽間出沒作過乃葉少蘊無事啟之
其實不足畏呂相來必遣人擒捕所患獨今冬敵人入
寇前日見朝廷紛紛謂劉豫嚴守備此何足道臨安連
火此非小異星家謂熒惑今正在東南固爲我宋之福
言熒惑所在兵不能犯此亦干戈不入之證也然此宿
性察朝廷少有過失必示災祥若緣此得人主恐懼修
省退小人抑姦倖專意任用豪傑庶幾轉禍爲福耳大
駕久在吳會或謂衆賢皆南人無復經理之意但便家
鄉耳建康形勢如此不早圖興復日復一日尚何待耶

若大駕到此則淮南自然屯重兵偽境自然窮促豈當
惜此三二十萬耶此豈前日崇飾臺榭之比耶公前所
繳誠當亦各行其志使漢王長王漢中項氏豈遽亡耶
望公更熟議之使大駕來不肖當過廬壽間耳潘子須
以南榻處之庶幾無得而辭耳若泛召恐以親爲解也
江端友以所知累見丞相欲以爲郎何遲遲耶近見乞
出一章難進易退理所當然今日可憂之事不在敵國
特在廟堂耳聞政局首及吏員及宦官皆有所裁抑此
固在所先然外間所傳已闕然至於堂吏及六部取會
知幾之士必知正黨自此傾矣彼方呼吸羣凶傍挾悍
將雖不爲清議所容至於宣謠兩路流播偽境有崇寧
宣和所不欲爲者蓋韓姚諸妻皆聚於毘陵卒伍能竊
笑之如此而使在廟堂總百察何以示天下此脩政所
當議也公所排擊之人偃然坐政事堂棄老父而提挈
少妾以出如此而欲望治不亦難乎仲暉未及奉書修
政一事不可不加察天下大勢如此乃欲一一裁抑首

及權倖天下清議孰曰不然亦當斟酌輕重先後之序量而後入毋使小人得以為資也呂丞相離行朝六十日一病不能到建康而返防秋如此非徒無益其為害甚大淮西晏然又合肥邑屋如故中原人心苦於番偽率歛其望接應甚於倒垂之求解近見呂丞相送到奏草乃止欲以千人屯壽春僅同兒戲中前葉少蘊遣王冠幾二千已上人宿州城內見之解體云我本欲歸據南兵寡弱如此定不足恃胡武回文甚有理大畧恐汝不能接應徒重罹殺戮耳今呂老欲以千人往不若不遣之愈不肖此論大不同今若又立異同則又取怒姑任之耳事勢有可為有可憂若不容我屬展力且夕亦且病發狂踈朝廷不放歸田里則死耳終不能坐見困辱也車駕欲來又不預於淮西作屏翰如傅子駿欲往又不遣止以無糧為解不知賊兵過淮已復脚忙手亂雖有錢糧將誰守乎淮西營田粗有倫理今年大稔若不遣人守宿亳間則是前日借貸種種皆委為盜資曾

不若不經營之爲愈也呂老本無定議又不肯用人之言止是我能我會誤朝廷者必此人不肖身號大帥今既有都督一事不可爲漕臣直相憑陵如陳敏識輩吏文中一語稍迫便敢移文請問到任五十日方識其面甚至諸軍半月無糧而尋漕臣不見面不欲喋喋干朝廷者蓋欲勉強了一職若盡以上聞是生一秦耳萬事不可盡言不肖亦欲且乞宮祠蓋如前所陳實有不可爲之勢也所喜獨樓子稍遷江子忽還爾潘真勇決蓋近年學佛之功也久不通右相書因見爲言曲折前者因二公書別紙論今日事勢若大駕止在臨安終非有爲之地得捐一二十萬稍葺行宮畧示經理之意兩淮生靈必漸復業所在小盜知畏戢耳不謂便作申聞行下若乘此機會得翠華順動豈非協中外之望非如前日營繕池臺崇飾苑囿爲觀遊之美然吾友所見亦是一說豈爲不美但慮未能明吾區區之心耳知己得外補既繳駁不行理自當出况今日事勢得脫身刀劔林

中豈非全身之大耶但恨公前此相挽爲建業之行今乃先我而去不無悵惘耳得子駿書亦憂深况呂老多病前日前鋒潰去今已擒獲臨安駐蹕氣象終不勝願公審思自古未有如此而可興王者漢高祖豈肯長王漢中今中原謳吟思宋此今日機會不可失得一二十萬可以一毫不及民建康旦夕便可興復若公回鄱陽自專人奉書茲不詳悉

又

某頓首伯寓侍郎老友某師還已次近境一行幾四千餘人所過雞犬不驚庶幾仰副九重保護生靈之意度初十日午間可抵城外單騎同親事官數人徑入直舍曲折併須面稟承諭具悉張令才士也但選人未用陞陟沈肇雖遲鈍而學問性質甚美雖處以館職或書局可也公何以知之頃不曾見之亦不通書江子我不肖薦之右相半年矣恐是左相疑其迂濶然此人實竒士但前詔使所放苗稅實過當嘗歷州縣又在朝日淺未

能盡曉然亦安可以此遂棄之也茲見除一紙郎官乃
不見姓名使人悵然也潘子賤出守桐江奉親之計於
潘得之矣然惜此人物使朝廷不知今朋友間屈指可
數如潘者幾人不肖輩正可奔走州縣一二勝友異時
遠出闕庭謗滿篋孰與辨明乎此乃區區私情至於拾
遺補過見事風生今朝路豈復有此人乎可嘆可嘆知
公累有繳駁流俗尚同久矣孤立一意惟公一人耳進
退去就之間想已素定但正士稍去非朝廷之福耳某

孤跡前已決意丐閑幸得之獨蒙開諭鐫戒至五六而
不止遂無可脫去計矣與老少日夕在顛危中但業已
至此譬如乘舟遇風已到大洋姑任其所至耳潘子亦
求去甚力親老不爲無詞末由款見臨風悵然塵外佳
章殊爲竒特陋室增輝矣承示壽星贊藹然祥慈孝友
之風三復嘆仰又蒙見索鄙句豈敢續貂輒不揆作數
語資一笑耳近詩不暇盡錄輒令小兒寫呈此非老友
不敢出也某去夏兩被召命繼還舊物方具辭免間俄

有與郡指揮方江左紛擾時假守宣城知不免矣車駕
益東金人入境進既無生退亦必死遂與血屬同守孤
壘偶幸獲全朝廷不察又付以大邦此乃長老喋鱉之
義然君命嚴峻莫得而辭但職名非敢當耳武林被害
甚酷金人退脚踏半年爲政者專爲退遁之謀城池荒
蕪市井蕭然蓋瓦礫場中欲建立官府又劉開府爲大
使曾紆爲漕臣欲以空拳加之掣肘蹈禍必矣相望千
里何時握手道舊區區所蘊非此能悉

又

日來時時得浙西諸友書諸公極有意向進若乘此時
便移蹕建鄴亦是機會近見詔書乃用孟庾申請回臨
安此恐小人探伺而爲之也廬與江陽桂廣皆已除帥
但惜似矩遠去耳魏矸馬承家皆以章罷必知之張柔
直林少尹皆引赦叙此似封雍齒顧如老友負天下公
望能久閑耶傳潘書問往來不絕江元壽已除司農廖
用中雷正赴行在今日爲腹心之患者獨一王居正蓋

起初受知於宗尹宗尹黨稍稍在當路耳右揆經理疆場事往來淮浙四大將並在鎮江岳侯來日至矣李伯紀請入覲已久旦夕亦至此公進退前無古人然其區區爲國之心則可恕矣江西湖南大饑朝廷餽餉且不繼何能賑給窮乏事事可憂雖促膝握手未易言之子賤已丁憂然上極喜其爲人以告就賜且賻以五百緡宜何以報之仲暉率一二日相見故人可以語心者惟此郎耳民俗有大利病願時以見告崔發見尋窠闕子駿數言之上意未解今子賤去僕獨任其責昨日又言之左相矣某承乏又已七八月衰頹倦遊非復往日思自放於田里如痿人之不忘起也但國勢方艱時事如許未忍求去然行藏出處大節所係月末且申前請或幸全璧而歸庶保晚節耳

與時宰書

某再覆敵某久在兵間其謀精密必出萬全去冬全璧而歸我師暴露國用匱竭坊場秋租盡行預借技盡於

此民力已疲今冬敵若再入其勢必張所謂萬全之策莫如儲蓄財用廣募將兵守兩淮之衝據長江之險今已是春季俛仰之間便迫防秋安得不汲汲冒竇威嚴不勝皇恐某再覆

與張德遠書

某再拜上覆某不能多作楷字前幅輒令兒子代書不勝皇恐某孤踪歷落可笑想曲折不俟繁言自夏初即丐去以得鈞諭五月當暫還因遷延以俟一見既未可期而某日有職守懷不能已時時妄言投隙抵巇者因肆無根雖一時宴譚嬉笑之語無不聞者自度禍至無日矣因遂決去就不復計較利害不知相公能察其區區否乎恭惟相公慷慨大節勤勞王家恢復之志有古名臣之風孔明周魯輩不足進也某陛辭之日自謂遠闕庭卒未有見上之期因復論說今日大臣可屬任大事者無踰相公上亦宣諭天生此人為朕中興輔佐之語公為上所倚重如此欲攘夷狄而掃妖氛莫先搯

大公至正之道上合天心下協人望然後謀無不成事無不就萬一胸中尚容一毫之私引用親黨布之要路陰爲不拔之計任用朋邪倚爲腹心之助自古及今亦鮮有不顛覆者某自還朝既荷諸公收召本意深欲以公心直道贊助一二每因進見有聞必言有言必盡而或者反用小人之說妄意測量至疑爲躁言指爲立異是豈真知某心哉伏自相公還朝海內歡慶日來過當事平時指爲行府今多寬除百姓知休息有期矣江浙今歲大稔國事濟矣豈非和氣感召天意昭格乎大駕進發定何時茲事體大尤宜謹重伏計廟謨已定非外間所得盡聞也

與沈元用書

子韶書已領近附家問去矣別紙所喻尤荷軫念有骨肉之情銜荷何言柳州纔一通書然亦何足與深言近郡探劄敵使兩番踵至已關報姓名似非妄傳某到此已七八月與兒子粗安家在萬里雖鐵人石心豈能忘

懷自收三月一日書至今未得音問北望心折也平生
鑽故紙不透習氣難忘姑以度日若能宴坐超然何以
加之今夏江漲平地五六丈踰伏小舟七月一日復還
故廬頽垣壞壁幾無人理今亦少安矣偶得建茗數器
全見絕勝念蠻鄉無與享此輒以奉寄治下多名賢巨
公燕譚之餘可資清啜勿以塵瀆爲罪幸甚張丞相寓
治下度公必能極意周旋之某以竄伏遐徼名在丹書
不欲以書問累之公因相見煩致謝悃

與張德遠

某自庚申在會稽通問記室南遷以來動靜累人與一
世人俱相忘矣然於門下未嘗一日忘也連於二廣為
最善地氣候與湖南北不殊想侍奉國太君知甚適國
太平生學道已悟大乘則與世間種種夢幻皆遊戲事
耳况令兄致遠徽猷左右親側骨肉團團海內重望惟
公一人願益加保護終見天日某老矣自度不復見公
矣偶陳令歸臨賀云因事到連州此人真實決不至失

墜因託致此幅紙

與趙元鎮書

頓首再拜上覆專使伏領誨翰備詳曲折欣承即日鈞
侯動止萬福某郊居一向癡頑度日瓊士間有可語者
叩門即與終日但不可使念起耳釋氏謂念起即覺乃
知諸亦不能忘念也聞自重陽後開葷甚善以血肉補
血月與金石之功懸絕道引吐納量力爲之勿使至倦
此閑靜中工夫大勝與俗子往來前此風雨淒冷兩日

又煩熱可袵絺絡惟祝以道消息佇俟旋復之命不宣
又

某再覆烏藥適有天台附來者輒納數兩又容南烏藥
本草以爲最勝但色微赤而磨之香味殊佳併納少許
可擇用之然醫家欲如猫矢者爲上亦在八陳之數久
留善也近日郡中就桂府置到生藥名色亦多公要用
切須盡批數字來闕者亦可府中買也章某入獄二十
許日遂卒蓋不堪其入也乃趙漕案發得藤人書謹繕

呈可知其詳也瓊守康寧未聞起發度冬至後可至謫居與州郡了不相干沒興中何所不有徐自然念道已是可人豈有強狠暴戾過此者乎皇恐頓首上覆

又

近因吉陽兵還上狀必以呈達自至節前到今九拜六書并附生藥皆未知浮沉相去若不甚遠但再隔重溟音問便難阻如此况去鄉萬里乎良自憫嘆春暮炎酷如三伏惟願神養性康濟有道即日鈞侯動止萬福某

屏處郊垆與兒子苟活朝夕海外雖苦炎熱既無關山之限風氣曠蕩却免瘴煙若能放懷憂患之外不起歸歟之心庶可度日但此心未能頓忘耳竊聞鈞體自去冬以來小有不快今喜勿藥良用欣抃憂患中惟此心清凉可以敵彼熱惱諸人並未聞有檢舉者要自有時節惟天道好還踈而不失但乞寬勉即膺新渥不宣

又

要生藥可託朱令專人來此買

雷州轉海無期若自累萬安陸行却有定程

月不得北耗靜江書問亦久不通十二月十三日見一
兵過去從福唐來附宅上信物客人所販物郡中一切
放免今得公二月十九日書猶未到何耶恐海上亦有
假託者不可不察也

又

皇恐頓首上覆春後數拜狀近復托吉陽專人度無不
達但去冬數書附生葯者竟不知浮沉即日大暑伏惟
燕坐清虛衛生有道鈞侯動止萬福某與孟博寓此苟

度朝夕萬事皆非偶然死生禍福固已前定一切任之
孔子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蠻貊
行乎蠻貊觀此數語雖釋氏千經萬論豈能越此亦願
相公常作此觀勿起一念異時方知得力耳閑居欲致
一物不可得今年荔子雖盛而郡中收買烏衣家至自
五月半後已不可得前此相知所餽皆佳者偶得此烈
日曬得千顆輒以奉寄已七八分既香味不甚減更令
見日色或剝肉雜以乾糖罐盛之可少留也真千里鶩

毛恃眷愛敢此率爾李軍判忽告行作此紙未能盡曲
折幸望深察不宣

又

頓首上啟近領重午所惠真翰知前書皆達矣不勝欣
浣李軍判行奉狀度已呈視覽日來連得雨少解煩蘊
伏惟燕處超然神明所相鈞侯動止萬福某年來衰頹
今歲經此大暑殊覺疲茶蠻鄉無與晤語但時蒙惠好
音慰孤寂耳何李二子竟逐矣一紙輒浣呈可見大畧

惟冀若時珍重不宣

又

某再覆今歲暑氣異甚自入六月時得急雨清風夜徹
颯然有秋意想鈞體自此一成輕快有病固當攻以葯
石然不若調食飲使日中二餐如意乃康濟上策也白
樂天所謂食後一杯茶茶罷一覺睡此是要法日長無
事未能如方外達生之士宴坐納息若於一經一史隨
力探閱亦是消磨日月之術比之聲色不有間乎張全

真箴晚年皆玩意聲色五七年間死者繼踵不下十餘
况紛紛之徒如半刺君又不足掛齒牙也靜觀衆愚如
蛾赴火良可哀憫未易具言吾徒當直忍耐如丹田灼
艾過後亦得力耳蒙別紙垂諭解易不勝惶恐僕平生
不以文字取知於人雖公久在相府未嘗致片言求知
右左况三畫之妙前有胡程諸大儒解釋一掃漢魏以
來諸儒拘礙象數之學能通此者已是佳士况敢落筆
著書取笑天下乎自度嶺海無所用心實嘗留意於此
晝度夜思時有所見到瓊偶已終篇正以無朋友琢磨
之益未嘗敢以示人乾坤二卦易之領袖嘗見前人解
釋不以類求多斷章取義如小象文言所釋不附之文
則一篇之義都不貫穿既稍出已見未敢輕出須俟異
日面呈以求筆削餘卦恐有補於今日處患難之道如
困蹇寺當俟後便寫呈連州不相聞久矣渠以母老畏
禍甚不欲累之不若相忘之愈也何鑄計議不知何事
去日行至今未回并乞知察

